

#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七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 秦惠王之弟也 其里在樹故曰樗里然疾在滑

南陰鄉之樗里故曰樗里疾 與惠王異毋母韓文也 樗里子滑稽

多智 索隱曰滑音骨稽音雞 謂能解同異也 稽同也 謂辯捷

博注吐酒不吐以言併優之人也 秦人號曰智囊 秦惠王八

年爵樗里子右更 索隱曰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入其人 晉曰索

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 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

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 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隆

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 王勃

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說秦伐國並不同 又與紀年不合 於

不可參 取其城地入秦 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 廣

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 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 秦封

樗里子號為嚴君 索隱曰嚴君是爵邑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

立 逐張儀 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秦使甘茂攻韓 拔

宜陽 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 周以卒迎之 意甚敬 楚王怒 讓周

以其重秦 客游騰為周說 楚王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 日仇

稱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西遺之廣車。○戰國策
為或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西縣也。○遺之廣車。○曰魯伯
欲伐仇猶遺之。○七鍾載以廣車周禮。○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
曰廣車之華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龍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
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
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
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
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蒲，里，秦國。○蒲守恐請胡衍。○
隱曰：人胡衍為蒲請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
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
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魏之西
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
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
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
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

樗里子

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
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
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
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
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
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
○索隱曰：直，如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字讀直，猶當也。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
韓子皆云：史舉，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

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

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索隱曰：軍音韓，又音胡。昆父，秦之公子，封

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

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谷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利

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
韓子皆云：史舉，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

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
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帝之息壤以壘與水或是在此也甘茂至
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矣南陽並積貯日
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
曾參之更費音魯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
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
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
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
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
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
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
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擣里子公孫奭音奭
戰國策作公孫街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

甘茂

仲侈徐慶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

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擣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

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

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又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

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堵系家昭王名繫系七云名昭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

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秦惠王曰

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曰公又聞雍氏韓求救於秦是丹陽也

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之七年韓國策及初年與此楚不

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

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

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

陽而使擣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壽者宣太后外夜也而與昭王

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

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

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

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

車能也韓傾困急也公破韓辱公

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秦地也

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開○秦地也今以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

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

代對曰願有請於公人曰貴其所

八○秦地也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公

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生

委任情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世

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

善變也而公公亡之是自為責

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

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

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

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

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

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

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

秦也○秦地也韓楚怨不秦楚強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以收

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

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

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

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

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樛里子與魏講○秦隱曰能兵比六講讀曰

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蘇代代為齊使於甘茂曰君得罪於秦

懼而逃逃無所容跡且聞負人

以質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

便焉今君困而君方使秦而當

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

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

七十一

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

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合徐廣曰在陽城○索隱曰其

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

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

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

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

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

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

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年時迎歸於楚而秦聞言

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於秦楚王問於范雎○索

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

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存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

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說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

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

嘗用乃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

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

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

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

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

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

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

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目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

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使未有以強

○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

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

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目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

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使未有以強

○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

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

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目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

也甘羅曰君侯何不使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

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卿張唐也

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橐今其道德故云項橐

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自何遠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

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

城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

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應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

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

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

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

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請侯皆聞之今者

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

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

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燕王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

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

甘羅

也甘羅曰君侯何不使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

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卿張唐也

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橐今其道德故云項橐

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自何遠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

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

城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

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應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

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

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

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

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請侯皆聞之今者

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

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

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燕王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

甘羅

也甘羅曰君侯何不使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

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卿張唐也

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橐今其道德故云項橐

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自何遠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

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

城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

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應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

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

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

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

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請侯皆聞之今者

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

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

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燕王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

甘羅

也甘羅曰君侯何不使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

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卿張唐也

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橐今其道德故云項橐

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自何遠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

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

城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

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應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

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

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

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

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請侯皆聞之今者

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

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

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燕王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

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

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

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右先武王死索隱曰

昭王一年庶長非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右皆不得

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

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

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芊戎後又另新城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

陽君曰名憚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

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

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

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去不得良蓋謂惠文右時黨公子壯欲立之

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

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
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請以魏冉為秦相
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
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冉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
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
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
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絳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
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韓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
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索隱曰陶即
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或也驕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
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
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
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
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

穰侯

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
走芒卯上莫卯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遂圍大梁梁大夫須
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甘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
徐廣曰田完世家云戰於南梁索隱曰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
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
子良作子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備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
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
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
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內並是魏地即故
戰勝暴子徐廣曰將暴為索隱曰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
哉今一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却王以求多割地王必
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
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立不可得也願
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與索隱曰秦欲講少

割地而求秦質子恐索隱曰須賈說穰侯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謂梁王若少割

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如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

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

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

目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

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

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

魏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

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願君速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

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也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

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

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以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

效絳女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文邑是

兩道也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得河東地言後秦適陶開河

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孰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

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昔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

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為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

各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外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索隱曰

蔡陽長杜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仍令

趙伐齊而秦又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遣穰侯書曰臣聞往來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心之索隱曰古與王言

趙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

相攻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

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

國也以天下攻齊加以千鈞之弩決潰雍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
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
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向晉楚之智而秦齊之
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
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
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晉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
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
取剛壽徐黃曰齊北有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
穰侯之伐齊乃戒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
用范雎范雎言宜宜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
屬大後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今涇陽之屬皆出關
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
陶為郡

大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掌稱帝於

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
身折勢奪所以憂死况於驕橫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
位再列封疆推齊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賈而去

史記第七十一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文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曰在河南也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

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仁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

○樂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與縣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拔安邑明年白起為太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

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其

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

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

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

是也○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野

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索隱曰鄭道已絕鄭韓之國都是

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

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

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計之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六

年秦攻韓緱氏○索隱曰緱氏今在河南拔之四十七年秦

使左庶長王齕○索隱曰王齕今在河南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索隱曰在

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秦之斥兵也秦斥兵斬趙

裨將○索隱曰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鄆四尉○索隱曰鄆尉官也七月

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索隱曰秦奪西壘

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

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唱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

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以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

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

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

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

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

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

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

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

平○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

日昏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

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

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

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

人

人

人

人

人

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

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

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

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

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將有垣雍城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

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

白起

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

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

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

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

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屬安定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

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沙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

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

此哉良父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諫而盡

阮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
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秦非
之謂手後亦難於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秦之將頭張虛
捲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張虛
下乎是為之舉散積成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肯服何
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
死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
憂平原之補相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肆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
上者皆倚戰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六
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河
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者則秦衆之矣降者可致也必不河
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許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
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拳祖音獨竟反字亦作箴抹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屬左少而好兵

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

攻趙成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

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

白起 王翦

王貴擊荆○索隱曰秦諱楚故云荆荆兵收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

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

當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

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李信曰

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

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索隱曰勢其言是也遂使

李信攻平與○索隱曰今固始縣蒙恬攻寢○索隱曰今固始縣大破荆

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

荆人因隨之三日二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

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

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

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

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

將電討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
美田宅園池其衆始皆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
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
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畝廣曰善
日謂也或曰將軍之乞貧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也但音
而不信人一作無但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
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正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
李信擊荊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
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
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
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擲案漢書云北延壽投石擲絕於等
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擲躍也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
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斷
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

荆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十賁與
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
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
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
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
然夫為將二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
不詳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
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
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矣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
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因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劫身
徐廣曰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短也
物音沒索隱述賈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近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焉
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賈離繼出二代無名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曰按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史記七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從鄒故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

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

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務於合從連

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

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序詩書述仲尼之

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

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以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

子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以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

子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以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

騁行賄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
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
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不
學者所共術大立世盛衰並音蒲
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
庶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
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
不能賄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
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
並以衍之所謂迂怪安上惑六
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焚惑諸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
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之外更有大瀛海故如此是
海也且將有裨裨是小義也
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
有裨海環之裨海小海也九州
大民禽獸莫得相通者如一區
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
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

濫耳謂初之術言君臣上下
為後代之宗王公大人初且
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且
者莫不懼然駢想又內心而
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
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
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
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作主運
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與仲尼菜色陳蔡
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先王之
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美餓不食周粟
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稱大王去邠
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抽可入也
孟南以仁義干世主猶方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

以王百里奚餘牛車下而頌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

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牛鼎之

言行之術近大儻若大用之見有牛鼎之意自騶衍與齊之稷下

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騶頭之徒索隱曰按稷下

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各著書言治亂之

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

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

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台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

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

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

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

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不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

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

淳于髡

心實在此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

之謂我與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

以相相位待之髡因諫去於是送以空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

百金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騶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

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論向環淵著上下篇

而田騶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

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

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趙人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騶頭者避漢宣帝之諱

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辯奭也文具難施

淳于髡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雖龍顏炙穀

曰一作過髡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

龍別錄曰過字作騶者車之盛膏器也交之雖益猶有

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

九十五

如炙膏過之有稠澤也。○索隱曰謂鄉行談天也。廣人可結也。而
言天事故云云。談天也。鄉裏脩術之文飾若。聊龍文也。墨氏云。嚴
與鄉字相也。蓋印脂器也。輟即車轂過為潤轂之物。則轂非術字
矣。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偃王子。偃王名冰。章而立。荀卿最
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數。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儀
然必以席中。而尊者一為高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祭
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更列大夫
所尊也。云三為祭酒。齊人或議荀卿。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
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
荀卿歎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
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
序列。若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陸白。同異之
辯。有大聖之論。去黃所以為聖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
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出云。莊子
時或云。其後所。○索隱曰。荀卿之。其後所。荀卿之。其後所。
也。前史不記其名。故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立學。墨子
道。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立學。墨子

文不逾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
亦曰。吾知子之所。以非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
之意。不遜。欲殺我。臣恐。宋之無以守。而恃楚也。然臣之弟子。尚
也。楚之欲。宋之守。守之。無不。宋之守。守之。無不。宋之守。守之。無不。
孔子時。或在。其後。素隱。行。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素隱。行。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素隱。行。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

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謂田之

盼田嬰也王勳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萬為太子時

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

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

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龍齋之

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

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

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一年改為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使

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

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宣王九年

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

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且說楚威

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

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一年四月齊威王

齊威王薨嬰初封田嬰十月齊威王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

田嬰皆與此文異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

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文

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

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

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

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

至者嬰曰子休矣父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

孫之孫為何曰為立孫立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

之子為來孫之子為昆孫之子為仍仍孫雅云立孫之

之子為妻又有耳孫亦是立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

今三王矣齊不加厲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

孟嘗君

短亦音豎豎獨謂獨衣而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而忘公

家之事曰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王家待賓客賓客日進

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

卒謚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在魯國薛城中東南脚。索隱

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也郭君封靖郭侯是也郭音郭亦音郭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

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

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以

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

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

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

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剝土以

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

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中見孟嘗君

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中見孟嘗君

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中見孟嘗君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謂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

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

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批昭王幸姬求解

○索隱曰此音丁禮反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

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

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只易名不書是孟嘗君封傳今之變名

孟嘗君一

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

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

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豪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

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

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言已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

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名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

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

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今弊邑以君之情謂

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
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
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
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
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
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
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三反
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相統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
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
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徐廣曰湣王
甲劫王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
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
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
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王厚也
孟嘗君

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
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
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
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
本厚於齊今欲
逐之而相秦之上將蘇代謂孟嘗君令齊收周最以
自厚其行又且得友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
○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
呂禮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
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
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
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
秦主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
取晉晉國憂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
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
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
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

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

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

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

○索隱曰孟嘗君父封薛而号曰孟嘗君此云蓋非也孟嘗君邑名詩云居魯與許是也當邑在薛之旁諸子爭立而

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微復作煖聞孟嘗君好

客躡孺而見之○索隱曰孺音脚字亦作孺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

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

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

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綈蒯音其怪反茅之類可為

繩纏之也蒯音其怪反茅之類可為繩纏之也蒯音其怪反茅之類可為

也彈其劍而謂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

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

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

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

孟嘗君

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共食客三千人

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

○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所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

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亦作

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

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

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

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

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

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

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

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

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

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

幸

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

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

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

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

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

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消不可

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

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

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

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

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勒西入秦者無

不欲強秦而弱齊憑軾結勒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

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雌者得天下矣秦王蹙而問之曰何以

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

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

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

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

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

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孟嘗君

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
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
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
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
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
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
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
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趨趨向也又音趨索隱曰趨音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音過過光也反朝音朝市之非好
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音期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
忘其中亡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
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
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燕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

孟嘗君一

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姑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
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強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
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煒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史記第七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諸子中勝最賢

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

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武城在東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臂者

樂散行沒散亦作散散音先寒反亦作冊音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

大笑之明日臂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

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也臣不幸有罷瘥之病徐廣曰瘥音

索隱曰罷音皮瘥音呂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

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臂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

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

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

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臂者以君為愛色

而賤士士即去耳於具平原君乃斬笑臂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臂

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

春申故爭相願以待士徐廣曰待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

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

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

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

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

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

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

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

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

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穎玄曰穎非特其末見

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自突之而未發也索隱曰

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曰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平原君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

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

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

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

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

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

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

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

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

戰而辱主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

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

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

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

取雞狗馬之血來耳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

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而跪進

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右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下人寡者百數自目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國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呂謂趙天子所重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去王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其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然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曰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耳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

平原君

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自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索隱曰李侯李城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索隱曰親戚受城而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

善為聖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和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勝及其徒暴母子之屬論白

所謂使人與知為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

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

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行首擊者奇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躑躅簪徐廣曰草履也簪長柄也音登

脚說趙孝成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二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

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

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

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反求

媾亦講講亦和也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

媾者石季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

矣必且欲破趙軍索隱曰王聽目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

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索隱曰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

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

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

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

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

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

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

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曰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

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音釋徐廣曰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

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

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

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

丸之地弗子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

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

能也

也

也

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
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日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
親自攻開關通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
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生虞卿虞卿
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
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
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
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
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
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
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
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
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
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

虞卿

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
也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不從也
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子秦地何如母子孰言緩前對曰此
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樓緩對曰
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
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
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
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
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如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日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子之恐王以臣為為
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
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謙曰勿子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
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
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

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
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
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
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曰疑天下而何
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子者非固勿子而
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
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主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
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
此發警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購於王也從秦為
媿讎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
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而
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
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
獨音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

虞卿

魏過說卦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
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臣小
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臣為從使
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
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魏齊相
與魏齊相有仇秦求之急乃批虞卿相印乃與齊相而行
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歸梁
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
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
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聚邯鄲幾
亡謙謂之張解之將乃趙王信趙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
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
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曰：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我，我土增氣，兵解李
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躡受賞，糾事乃因魏齊著書見意。

史記第七十六



